



独自的乡村

刘从进 著

duzidexiangcun

三门文联三人行丛书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独自的乡村

刘从进 著

duzidexiangcun

三门文联三人行丛书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自的乡村 / 刘从进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三门文联三人行)

ISBN 978-7-5399-7808-6

I. ①独…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3725 号

书 名 独自的乡村

著 者 刘从进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7.625

字 数 9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808-6

定 价 10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独自的乡村》自序	001
-----------------	-----

一、山野的风铃

山野的风铃	002
择野菜的村姑	004
一起等黄昏	006
乡村访麦田	008
山弯小屋桑树下	010
我的梅雨季	012
荷心事	014
流萤点亮今夜	016
独坐深山看落叶	018
淡水桥头	020
秋夜木杓湾	021
正屿山早秋的夜晚	023
早秋的雨落在城外的溪里	025
创世之初,养心之地	027
秋天,一个人在横渡	031
铁强岭	035
野炊湫水大峡谷	037
白溪戏水	039
寂寞芦花	041
清溪鸭趣	043
远去的路廊	045
乡村医院	047
半山小屋	049
银山谷	051

万松洞	053
通往福周寺	055
巡检司的下午	057
彼岸花开横渡	060
江南一瓣雪	061
草山的冬天	063
冬日山里庵	065
独听北山雪	067
最后的西山	069
天堂山	071
美人山感怀	073
身随山水转	075
山,你过来	077

二、墨黑的土地

童年的小桥	082
红叶小船	084
墨黑的土地	087
百合花开深山中	090
父亲的渡口	092
与父亲一起卖粮的日子	093
与父亲一起去种菜	096
父亲的草木灰	098
午夜的流水声	100
子欲养而亲不在	102
少年的渡口	103
在城里看雨的母亲	105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106
留子	108
门前一棵枣,岁岁不肯老	109
后山的路	111
我的老家,女儿的异乡	112
乡野原色	114

那时的村庄	116
消失的柳湖	119
山野老头	121
独份山厂	123
迷失在故乡的丛林	125
怀念打糖	128
过年打年糕	129
我没有胃疼	131
美丽乡愁	133
海峡情缘	135
宁静的山村	137
千年的古樟	139
畸婚奇变	141
小根	144
老根婶	146
根叔	148
道儿	150
愣二的爱情	152

三、叹息的村庄

古老的乡村,无名的爱	156
四月庄园小渔西	158
小渔西之夜	162
下南山	164
桃开山村寂寞红	168
山村的早晨	169
早春隔坑村	171
行将消失的大黄礁村	173
纵情田弯一日	176
独在荒村	180
叹息的村庄	183
松树坑	188
东屏的哭墙	190

虎门孔村	192
消失的村庄	195
哭泣的夜	197
山村油菜花	200
山野橘熟	202
老麻的村庄	204
宁台古道下的生活	206
冬日,山中生活	209

四、回到牛头湾

牛头门渔父	216
牛头门的光阴	218
牛头门小店	225
回到牛头湾	227
扩塘山岛的秋天	229
环游扩塘山岛	231
流年里的扩塘山岛	233
舢舨上的岁月	243
牛尾塘,我黄朗朗的乡愁	245
牛头门码头	248
粗沙湾的故事	251
龙嘴头的忧伤	254
捉水舍	256
故乡那条江	258
关于三门盐场的私人记忆	260
牛头湾渔夫	265
满山岛思古	267
一座小岛,一盏灯	269
仅此一口下栏塘	271
寂静的养殖塘	274
东矾列岛游记	275
我的瓦尔登湖梦想	279

《独自的乡村》自序

城市在不断扩张,乡村在不断消失。建造城市是人类的自我圈养行为,人类正在被工业化,正在失去多样化,失去了到处是泥土、青草、野花、河流的那个故乡。在城市中我们的生活标准化、程式化,住房一样,汽车一样,道路一样,宾馆一样,娱乐一样,甚至连笑容都是一样的……标准化给人带来一定的方便和快乐,然而客中行乐,总归不是家园。城市化的生活悖离人的许多天性,我们的灵魂被多重的咒语所禁锢,失却了自由。人类美好的品性只有在乡村中才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人只有在乡村才能找到无人绑缚的自由感。古代印度诅咒一个人,就说风将不会吹到他的身上,水将流不到他的身边……

我生于一个海边山村,长大后一直生活在山村所在的县城里。小县城不大,但生活几乎完全城市化。好在从县城出发,一个多小时便可到达每一个乡村角落。这些年一直在乡村里走,寻山问水,徒步看海,独自上岛,看花看草,听风听雨……一年四季都在乡村里走,感受风花雪月,观察季节变化,渐渐成为习惯。

乡村充满了神性,让人神清气爽,让人赞叹感动,又让人叹息无奈。有些山野感触颇深,就成了每年必去的地方。走得多了,陆续写点文字,竟至于积累起不少,现选取部分内容结集出版。也在出版之际,方才后悔乡村里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没有去写,徒留遗憾。

本书中所选内容全部来自县内的乡村生活,分成四辑:一、《山野的风铃》,记录乡野见闻和感受,每天在乡村的山野上走,总能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希望这样美丽的山野能够保留住并且在未来更加摇曳多姿;二、《墨黑的土地》,以故乡沿江村为主的生活内容,写的是父老乡亲的情感和难离故土的情缘;三、《叹息的村庄》,以村庄为主的内容,村庄曾经非常美,但在不停地老去,不停地消失,让人叹息感慨;四、《回到牛头湾》,关于牛头门海湾的内容,那是我老家外面的一片海,童年的乐园,永远让人怀想。

英国得工业革命风气之先,是世界上最老牌的文明国家之一。知名记者帕克斯曼说:“英国人坚持认为他们不属于城市,而属于并不居住的乡村。他

山野的风铃

车马渡，一处著名的古战场遗址。烈火烧过，寸草不生。血腥的战事过后，这里一直荒凉着，久无车马喧。如此沉寂千年，风在荒凉的草地上呜呜地吹着，又吹出了一个小村庄。

他来的时候，车马渡成了一个郊野小渡口，连着山那边一个封闭的小镇，经琴江与外面的世界藕断丝连。他成了那个渡口的船夫。

村口那棵老银杏，有事没事晒几片黄叶在青石板上，阳光下，黄得发白。寂静的时光中多少山野村夫或跋涉的旅人打此走过，像银杏的叶，飘也飘不完。

得闲，他从琴江滩上捡来贝壳，用棉线串起来，做成风铃，挂在屋前。风起了，树叶婆娑起舞，阳光被风吹走了，风铃叮叮当地响。风静，阳光又聚回来，晒在他的半个脸上。有月的夜晚，绿莹莹的江水总要爬到他的屋檐下，听着风铃叮——叮——当——地响。

那一年，女人随父过渡，经他的屋前，看到了风铃。她走过，风铃响了，叮叮当，叮叮当。她觉得好玩，又走一遍，叮叮当，风铃又响了。她傻乐着，不知道树下的他在傻看着。他说，你是风，是你让风铃响的。从此，她成了小屋的女主人。

这是一间住风的小屋。每天的夜晚，他回来，从窗下走过，风铃响，女人就知道他回来了。这风铃声成了世上最悦耳的响声、最美妙的音乐。女人说，你是风，我是铃，你来了我就响。女人又说，我是风，你是屋，我这辈子就住你这小屋了。跳一跳，又弯弯头，日子伴着风铃声甜蜜地走过。

这么过了好多年，小镇的窗口打开了，从另一边架了一条平展展的路通往外面的世界。小渡口立即冷落了，很少有人在此过渡了。本就不多的村人也陆续迁走了，剩下一些黑洞洞的倒房，还有他、女人和小屋前的风铃。日子就像入冬的银杏叶飘着飘着就要飘完了。寂寞中的风铃声，听着听着竟然有些刺耳了。有一天女人看着窗口的风铃忽然就烦了。她跟着从渡口经过的最后一个旅客走了，无声无息地。

他傻了又疯了。夜晚，风铃在小屋窗前响起，在他的心里传来暴炒的痛。他把风铃收了，又挂上，挂着又收了，收了又挂回去。如果你想去远方，我会陪你一起去的，有你的远方，最苦也是天堂。你为什么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你

知道，没有了你，我只有死路一条。

一阵激烈的五脏六腑的疼痛之后，他呆若木鸡——她还会回来吗？

时间是医治伤痛的良药，慢慢地他带着伤开始在仇恨与原谅之间徘徊，在漆黑的绝望中渗进了一丝希望的亮光。

他在山野的苇丛中傍着溪流开了几块地，种南瓜、花生、玉米，都是她喜欢吃的。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他把石子铺得精细，她要走的。

那是一个美丽的山野，上百亩大，当年他们经常嬉戏在芦苇丛中。《诗》云：“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宛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那天，他把风铃挂在了从前的山野上。这是一片可以歇息的山野，可是风总是吹个不停。他自言自语说，你是风，我是住风的小屋。他不停地挂，在每一块地上，每一处他们一起藏过的苇丛中，挂了一串又一串的风铃。

日子走着，他老了，下不了海，捡不了贝壳，就在外面捡几个饮料罐，用线串在一口破铁盆里，挂着。这样没有贝壳做的风铃漂亮，但风吹过，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依然响得清脆。他又自言自语，我是风，你是铃，我一吹，你就响。自己就笑起来了。

山野的风铃，一直挂着，从春天挂到秋天。滴铃铃——叮叮叮——叮叮当……风吹过，四季响。

从此，他除了种点瓜果，就是在每年的端午前，从后山上摘些粽子叶，用他自己的小渡船送到江的那一边卖了，兑点米回来。后山的粽叶上好，是别处没有的。一条小船，载着一个人。他既是船夫，又是渡客。渡口除了风，还有寂寞的潮水和被踩得乌黑发亮的岩石。

女人走了很久了，他老了，都八十一了，还没有回来。她一定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远方的远方或许是天堂，又或许是折回家的路上。这么想着，她还是有可能回来的。

他还在等待她的归期，一场没有归期的等待。风萧萧，车辚辚，夜里他又梦见了他的车马渡。

山野的风铃好几天没有响了。草蛇灰线，仿佛是前世埋伏好的。她回来的时候，他死了。

一阵尖啸的风吹过，山野忽然传来恸哭声，更胜风铃一万倍。

择野菜的村姑

春风吹过山弯，小镇绿了。阳光照在白溪的岸边，溪水响了；照在老屋的门框上，村庄醒了。

小镇横渡像一棵树，三四个枝丫，分别伸向了大山的峡谷深处。零零落落的村庄横卧在白溪边。

那里的土地非常安宁，每年种着相同的作物，千年不变。春天里我走在那片田野上，一片生机在荡漾。田里的麦苗绿油油地颀颀迎风。走过一畦麦田，一个老土窑，那块早熟的光头麦开始长穗了，清明就要到了。

在岩下村一块尚在苏醒的荒地上，十六个男人散开来，抡起了锄头，他们要翻开新鲜的泥土种植油茶。

这时，一个村姑，提着竹篮，从村里出来，走在水沟小桥边，摇肢动骨，艳影清波。

她走向田埂上，她是来择野菜的。慢慢腾腾地，来到一个地坎边，村姑趴着，一条腿伸着，一条腿圈住，一只手挽住篮子，一只手伸向马头兰、艾青，一下二下，择着。午后的阳光持续热情地照着大地，风暖了，地热了，细草柔软的地坎边，阳光下的空气懒洋洋的睡意丛生，那只纤瘦的玉手慢慢垂下了。

她躺在原野上，溪水响，细草绿，野花开，满身是洗也洗不掉的春色。路的另一边是一棵古樟树，阳光透过婆婆的叶子在她的身上画着光斑，一圈又一圈的。

在古老的光流照耀下她形单影只，风翻着她的菜篮，她的衣裳——她睡着了！不知哪里飞来一只蝴蝶，飞呀飞，竟然落在了她的发髻上。这让我非常解恨！一直以来，西方的蝴蝶飞呀飞，最后总是落在白手套上；中国的蝴蝶飞呀飞，飞呀飞，最后还是落在草丛中。今天，终于有一只中国的蝴蝶落在了美人的身上。

风似乎要把她托离地面，躺在风的上面，她很轻，乳房都要翘到天上去了，波动的阴影盖住了种油茶的男人和山脚下那座神秘的村庄。她的睡眼里带着整座村庄的温暖。一会儿，她睁开了眼，清澈的眼眸里藏满了花花草草；露齿一笑，山山水水，那个村庄似乎又消失了，整个天堂都在微微颤动。

我说，帮你择吧。她笑了。我们相互用眼睛煮着对方五分钟，忽然我眼里

的火熄灭了，谁又是谁的谁呢，唉，走吧走吧走吧。

我很惆怅地从她的身边走过，一路走向上房村，脚下似乎被什么东西缚着、磕着。我把泥土踢得飞扬！纵然修行一世的大师，你又怎能说得清，在白溪的岸边，我失去了多少情人？！

那个晚上，马头兰一直绿到我的枕边。

春天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繁累的生活中走出来，到乡下的小镇里、田野上作一次理想、爱情和白日梦的大逃亡。

一起等黄昏

四月江南。说好去等黄昏。

小镇横渡。我们在白溪的坝上追赶落日。

白溪桥头。基督教堂旧白的墙壁上辉映着微红的光芒，我倚在空寂的教堂微凉的栏杆上看落日。

夕阳西下的时候，落日的周围是七彩晚霞。余晖回照着它初升的山头，也掉在白溪的那个碧潭上，波光粼粼的一串隐没于岸边的草丛中。

太阳挥两下手，从山冈上落下去了。太阳回家的刹那，大地暗了，天空明了，旷野寂然，万物无声。

轻轻地“哦”一声——太阳下山了。把目光收回到身边的时候，黄昏！哦，黄昏降临了！黄昏降临的那一刻，古镇很圣洁！我的神志被麻醉，动弹不得。片刻之后，灵魂才回到体内。

突然而至的黄昏很奇异很芳香，我的身子像被拆去了骨头一样柔软。小心地走下教堂的回廊，像一尾鱼，轻轻地游弋在旷野中。

前方林木森森处藏着一个村庄。中间波动了又波动，起伏又起伏的山弯里，是一片空旷。正是这一片空旷承载了江南最美的黄昏。

两边是一大片废弃的田地和布满沙砾的溪滩，长满茅草。山崖上卧着四个蜂桶，岩上伸出的枝条上开着殷红的杜鹃花。

没有事做的人也可能是神在荒地上种一行蚕豆、数垄麦子、一畦油菜和几茎蒜。

那一条弯曲而绵软的路，像魅惑的情人的手牵着我们走。

路边丛生的野草，开满了野花。花是黄昏里浮动的眼，是夜的精灵，不停在向外喷吐着芬芳，弥漫着青春的气息。黄昏是从花蕊中吐出来的。

黄昏的天空恰如波动的液体，从天边播撒下来；黄昏像轻柔的风，是从山那边润过来的；黄昏是一个微凉的身体，从白溪的水里捞上来的。

走在绵软的路上，烦恼除尽，冲淡平和、宁静喜悦涌上来，奇异的芳香袭来。黄昏带给人间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

黄昏天天来，可是太多的黄昏被我们关在了门外。

在那条时间之路上，我像一个来自梵蒂冈的神父在微微的风中走，去村子

里布道。我想早一点见到村庄，又怕很快见到村庄，脚步不紧不慢，真想一辈子就这么走着。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村庄，叫碧潭村。想来就是用村口那潭碧水命名的。一座古代的荒村，紫色的扶芳藤紧紧地缠着砖瓦，灰黑色的窗口空洞洞地对着我，蓬蓬勃勃的是森森古木。

村里有一只狗，不吠，只用幽蓝幽蓝的眼睛注视着我。

村口的另一边一座小庙里，挂着一副联：“金风初动，玉露传秋”，似隋朝英雄李密的诗句。路边一个老人，背着厚厚的时间的外壳，坐在黄昏里。他是谁？或者我碰到了上帝。

我坐在溪边，听溪水泼啦泼啦的声音，幽暗的微光中溪石上的湖苔纷纷扬扬地伸着它缠绵的手，不知道它想抓住的是什么，或者它根本就不想抓住什么。

小镇的黄昏，蓝色的波动的微凉的。我今生的愿望就是坐在这样的黄昏里，伏在情人的肩头痛哭一晚。

乡村访麦田

吹着五月丝丝甜甜的风，忽然想起了老家的麦子。周末驱车下乡，正是麦熟时节，却看不到一片麦田。怎么不见麦子呢？老母说：“村里没人种麦了。”见我一脸的迷茫，她告诉我，山冈那边的下岙村还有一片麦子。

翻过山冈，走向下岙村。这是一个向海的小山村。

呵！一片黄色。整个山弯全是黄色，青黄、鹅黄、米黄、金黄……

风，吹过来，又吹过去，微微的，甜甜的，一阵一阵掠过山坡，然后翻过光滑的山冈，走了。

五月的麦子熟了，诱人的黄色在风中从半山腰次第向山脚铺展而去，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风吹麦动，昼夜不停。

我走在静静的土路上，路边长满青草，很芬芳。又踩在麦垄上，麦子熟透了，黄朗朗的身子整整齐齐地站着，麦香浮动。穿行在这一片黄色的海洋里，麦子弯曲的叶片在身边刷刷响，麦芒在阳光下发着晶莹的亮光，麦粒饱满而光鲜。我不时摘些麦粒放进嘴里咬着，甜甜糯糯的。有的麦田刚刚收割完，留下新鲜的茬口和一地的空旷，那上面有潮湿的泥土、小蜘蛛、小蛤蟆、野草、露珠，我喜欢走在这上面，又生怕踩疼了谁，小心翼翼。路边的蝴蝶在野花丛中，或停或飞，陶醉于自我的生活，我一伸手，就捉住了一只，甚至在飞舞中，都能轻松抓到。这样的地方，连蝴蝶都对人没了防范。

近村口了，扑面而来的是恬淡的田园风光和古朴的农事气息。路边一丘一丘的水田，刚刚耘过，田水被阳光晒得暖暖和和，小蝌蚪伏在浅水的软泥里摇动着尾巴。双手一捧，水慢慢地漏掉了，剩下蝌蚪在稀泥里搅动。金灿灿的麦田中间现出一座房子，旧了的，青瓦白墙，默默端坐在麦田中。门口一个小孩子在玩耍着泥做的小人车，推过去，又推过来。一会儿，屋里转出一个妇人，手提水桶，沿着长满青草的弯弯的小路到一个碧绿的水潭边汲水去了。不远处有一两个老农弓着背在默默地劳作，他们割麦种田、收瓜种菜。

前面一个老农伫立地头，默默地看着麦子，看它熟了没，可以开镰了否，一副安详而满意的神情。旁边的一块荒地中间躺着一头黄牛，慢条斯理地嚼着青草。

再前方就是山脚下了。一块巨大的岩石旁有一棵高大的古樟，绿叶婆娑，

似乎上千年了。边上有几间别致的矮房子，写着“海边旅舍”四个歪歪扭扭还掉了笔画的字，并无主人。我找到那个看麦的老人一问，说原是部队废弃的营房，后来有人改装成旅舍，再后来旅舍也废弃了。我看看老农手里的镰刀，盯着他黝黑的脸，听着他缓缓地诉说……老农的声音仿佛是从远古传来的最美妙最安详的音乐。我想就这样听着他说，一直听他说。

我继续在麦田里踽踽独行。麦穗上蝴蝶翻飞，山谷中百鸟鸣唱。山野的风不停地吹，吹在麦子上，吹在青草上，吹在路上，吹在老房子上，吹在山谷中，吹在人的身上，吹在流水上，吹在老牛上……风是山村流动的血液，麦子是山村甜美的养料和不老的风景。有麦子的村庄多美啊，慢慢地有一种柔软的东西从身体里弥漫开来。猛然想起古代的欧洲，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一望无际的麦田中间一座城堡，住着一户人家，山脚下一间旅舍，在麦子阳光和风雨飞花的日子里，不时有几个远行的人打此经过。

麦子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人对麦子怀有十分深厚的感情。传奇的遁世作家塞林格在《麦田守望者》中写主人公一生守护着麦田，不时把在麦田里游戏而不小心走向悬崖的孩子拉回来。忽然又想起了母亲的话——“村里没有人种麦了。”非常惊恐！我们的乡村真的会没有麦田了吗？

山弯小屋桑树下

凤凰山下琴江边，一座小圆山。东面的山弯里，总有寂寞的风从阴沉的天空下吹过苇叶，传递着忧伤。每每路过，引颈再引颈，想要多看几眼，可车一拐弯，又走了。

四月江南，春满夏接。我学阮籍出行，车子不经意停在了小山外。顺着养殖塘的小路走，路上长着一簇簇的三叶草，路边的蚕豆长得勃发鲜透，塘边桃李相间，结满鲜果。

前面不远处一个山嘴头，拐弯处一棵华盖亭亭的树。走近一看，是桑树，再一看，繁茂的桑叶间结满了一串串的桑葚，有青涩的，有淡红的，有紫红的。意外的欣喜，不停地摘食着桑果，酸甜适口。树下是一口养殖塘，竹排就横在树阴下。前方是一个静谧的山弯，两座小屋，一片橘园。这棵大桑树枝干粗大，有四五个分支。我看着它，莫名的亲近，它一定在此寂寞有年了。农桑天然相连，古人必在房前屋后种植桑树，所谓桑梓之地亦即故乡。《诗经》有“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孟浩然在农家把酒话桑麻。家乡的桑树又多为父母所栽，在强调“父母在，不远游”的中国古代，若一个在外的游子看到桑树，必会想起父母，而对它生出一份额外的恭敬来。看着这个山野之地长着一棵蓬蓬勃勃的桑树，让我大为感动。我宁愿相信，先有这棵桑树后有那个山弯。整个山弯因为桑树而生动温暖。

前行至小屋处，一处两开间的堆些农具，一处三开间的，住着人。屋前的小院子里一个少妇正坐在阳光下静静地给孩子喂奶，没有别的人，也许男主人外出了。院子的边上是一片橘园，白色的花，像浮在半空中的精灵的眼，不停地向外轻吐芳香。橘树下伏着三三两两的鸡，好安详的一幅图画。我对着少妇笑了笑，她回我以笑。我想走近去跟她聊聊，又怕看见她滚圆的乳房，打扰她喂奶。只静静地站在稍远处，彼此微笑着。其实用不着说话，这个时候不说话也许是对的，不至于破坏了这份山野的宁静。

站了一会，我从她前面的小路穿过去。穿过那片橘园，来到这个半圆形的山弯的另一个山嘴头。那里有一个简易的小斗门，外面就是琴江了。我坐在小斗门上沐着阳光和风，看着江上往来的船帆，又回头看看那个山弯，忽然想起南北朝民歌《西洲曲》里“风吹乌柏树，树下即门前”的诗句，心头柔软